

一只,两只,三只……与这么多孔雀零距离接近,还是第一次。这些孔雀太可爱了,它们旁若无人地散着步。见我过来,不慌不忙,更不躲避,而是迎着我碎步走来,来到近前忽然打开羽毛,得意洋洋地展示着它的美丽。孔雀开屏!我兴奋地叫道!话音刚落,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响起,孔雀在抖动着它漂亮的羽毛,真是五彩缤纷,鲜艳夺目。

知道这里有个百鸟乐园,是在参观大禹陵之后。

大禹陵位于绍兴市越城区东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。我们是到绍兴后的第二天上午去的,这也是我们此次“寻访大师之旅”的第三站。

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。在讲解员的带领下,我们缓步进入陵区。

大禹是上古时代一位治水英雄,中国第一个王朝——夏朝的开国之君,后人尊为“立国之祖”。

1996年,大禹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97年,大禹陵又被中共中央宣传部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。2006年,大禹祭典被国务院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多年前我来过大禹陵,同行的许多

## 孔雀邀请我合影

□ 魏福春

作家也都来过,然而变化是显而易见的,比如神道上原有五对石像生,现在增至十二对;又如禹陵享殿建筑的复建。重建的享殿建筑风格布局与禹庙大殿相同,保持明清规制,正殿五间,重檐歇山顶,南北配殿各三间……

大家一路走着看着交谈着,前方的讲解员姑娘不时停下脚步,等着我们跟上。

大禹陵由禹陵、禹祠、禹庙三部分组成。禹陵在中,禹祠于禹陵南侧,大禹陵碑亭北侧,顺碑廊而下即为禹庙。陵区坐东朝西,从大禹陵下,进东辕门,自南而北的建筑依次为照壁、岫嵴碑亭、棂星门、午门、祭厅、大殿。高低错落,山环水绕。禹陵,即大禹葬地,墓在会稽山下,为大禹陵的核心部分。

禹祠为姒氏之宗祠,由前殿、后殿、曲廊等建筑组成,中有天井分隔。入口为垂花门,后殿置有前后廊。祠内有“禹穴辩”碑,是禹的第六代子孙无余所建。后来作为供奉、祭祀大禹及其后代的宗祠。几经兴废,现存的禹祠是1986年在原址上重建的。内有一尊大禹塑像,两边陈列着与大禹治水传说相关的文物图片、历史资料及绍兴姒氏宗谱。

禹庙位于禹陵北侧,为历代帝王、官府和百姓祭祀大禹的地方。禹王庙坐北朝南,周以丹墙。是一组宫殿式建筑群。禹王庙之照壁与南墙相连。顺山势逐步升高,殿前铺设石阶。配以窆石亭、宰牲房、菲饮泉等。

想不到一圈下来,还有时间。美女导游说前面有个百鸟乐园,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,不过时间不要太久。自然是要去的。

百度云:百鸟乐园占地近三万平方米,饲养(驯)养来自世界各地7大类百余品种近万只鸟,是国内品种最全,数量最多的百鸟乐园。

百鸟乐园有飞鸽广场、鸟类艺术雕塑、人·鸟·自然博物馆、育鸟中心、猛禽区以及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。园内山坡平谷相间、林幽树密,建有茶楼亭阁;辟有天鹅湖、鸵鸟园、鸳鸯洞、相思谷、观景长廊、鸟语花香等10个赏鸟与休闲区域;设有人鸟对话、雀鸟剧场、斗鸡观摩以及孔雀东南飞这些娱乐参与项目。

其它的景点我们一个也没去,时间不允许,更主要的是,大家都被孔雀吸引住了……这里的孔雀太多了,小广场上,有两只孔雀“闲庭散步”,见游人靠近,一只孔雀打开了羽毛,片刻功夫,另一只“羞羞答答”的孔雀忽地也来了个孔雀开屏,不一会儿山坡上又下来数只孔雀,鸣叫着竞相开屏……

小广场上有孔雀,行走的小道上,旁边的山坡林地中,抬眼望去,到处都是争奇斗艳,美不胜收的孔雀!我还被一只孔雀堵住了去路——它张开绚丽的羽毛看着我,我移到左边,它也向左移;我到右边,它也跟着往右;我停住脚步,它走到我身前,直到同行的涵容老师拍下一张又一张照片,方让开通道,目送着我离开……

孔雀是在邀请我合影?这真是个意外的惊喜!

## 夏夜里的“夜精灵”

□ 金洪远

上个周末,电视荧屏正播映上海植物园“暗访夜精灵”的画面,但见一群群萤火虫在充盈雾气的灌木丛里,忽左忽右地嬉戏,那绿绿的荧光形成了多条光轨,如同一群丛林深处的“小精灵”翩翩起舞,梦幻得如同人间仙境。古人诗曰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画面,就在荧屏前一双双惊喜的瞳仁里。

久违了,这夏夜里提着一盏盏小灯笼的萤火虫。

曾记得,老宅不远处的海伦公园夏夜的后山,玩耍的小伙伴一不小心绊倒在草丛间,顿时有三三两两萤火虫扑闪着翅膀悠悠地飞来飞去,在夜空里一闪一闪的,煞是可爱;还记得那年在奉贤下乡学农,夏风吹拂的乡村夜晚静谧朦胧,在池塘周边,豆棚瓜架和林下水边的草丛里,流萤忽前忽后,时高时低,好像童话里的小精灵提着绿幽幽的灯笼,在殷勤地迎接我们,让乡村黑沉沉地夜晚,瞬间灵动起来。第一次欣赏到如此壮观的萤火虫群,我和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张大嘴巴,带教的老农民笑了,你们这些城里的学生仔,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城市里红绿灯多,乡下萤火虫多呀……

退休前几年,在海伦公园邂逅多年未见的中学同学,聊起儿时时在公园后山捕捉萤火虫的趣闻轶事,想不到年已古稀的他依旧对这夜精灵一往情深。那个夏天他去当年插队落户的村子探望老乡小住,和老乡聊起务农夜晚常见飞来飞去的萤火虫,房东告诉他,萤火虫在乡村早已消逝了!现在农村都在大量地使用化肥、农药,哪里见得到它们的踪影了,就连许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,也只能在教科书里知道有一种叫萤火虫的昆虫了!

听着他嘴里发出的一阵阵叹息,我也陪着他叹息。

不曾想早已相忘于江湖飞到西飞到东的萤火虫,这可爱的夜精灵又闪闪烁烁在上海植物园里精彩的亮相,令人惊喜。我想起同学在公园里对我说过的,别看这不起眼小不点的萤火虫,对生活环境要求极高,栖息的地方要求水质纯净,还不能有灯光污染。在“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”的时节里,能在仲夏和翩翩飞起萤火虫来一场浪漫约会,这不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,咱们心心念念所处的城市的生态日趋平衡、和谐。

得空我想陪着孙女去植物园圆圆儿时的梦。看看这夜色里的小精灵,数着灌木和草丛间一片片飞舞的流萤。此时,一首儿时萤火虫的童谣在心中回响,就让我领着孙女轻轻地哼唱:萤火虫,点灯笼,飞到西,飞到东。飞到河边上,小鱼在做梦。飞到树林里,小鸟睡正浓。萤火虫,萤火虫,何不飞上天,做个星星挂天空……

## 桂书苑

刊头书法 殷佩红

磨刀人每天早出晚归,骑着自行车,在城市里流浪。磨一把菜刀两三块钱,每天四五十把刀具磨下来,也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简单生活。像磨刀人这样活跃在城乡的手艺人还有很多,譬如打铁、补鞋、修车、酿酒、裁缝、绣花、做豆腐……一个个这样的人,恬淡地生活在他们的方寸世界里,愿意把时间花费在手艺活上。杭州作家王向阳认为,对于磨刀等手艺人而言,手艺既是一种谋生手段,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遗憾的是,随着时代的发展,一些老手艺逐渐在江南地区濒临失传。

守望乡土文化,追寻传统生活方式,回望精神家园。这些年来,王向阳经常利用双休日回到家乡浦江,实地采风,寻找、走访在时代洪流中消失的手艺人。虽然手累、脚累、口累,心里却很甜。王向阳最新出版的《手艺:渐行渐远的江南老行当》(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)分为匠作、加工、服务、文娱、其他等五部分,记录了60多种行将成为历史的老手艺、老行当,用简朴的语言描写了曾经游走在中国大地上的老手艺、老行当人的酸甜苦辣、生老病死,将正在渐渐消逝的传统生活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。

全书从个人记忆切入,通过大量、扎实的实地访谈、田野调查,重现老手艺的彼时彼景。譬如在《唱新闻》一文中,作者谈到儿时听盲艺人唱新闻的盛况。盲艺人唱新闻,靠一张嘴以及渔鼓和竹夹两种乐器伴奏。盲艺人演唱艺术的水准参差不齐,各有谋生手段。处于金字塔尖的个别盲艺人能模仿男女老幼的声腔,分辨喜怒哀乐的表情,甚至能模仿虎啸狼嚎、鸡鸣犬吠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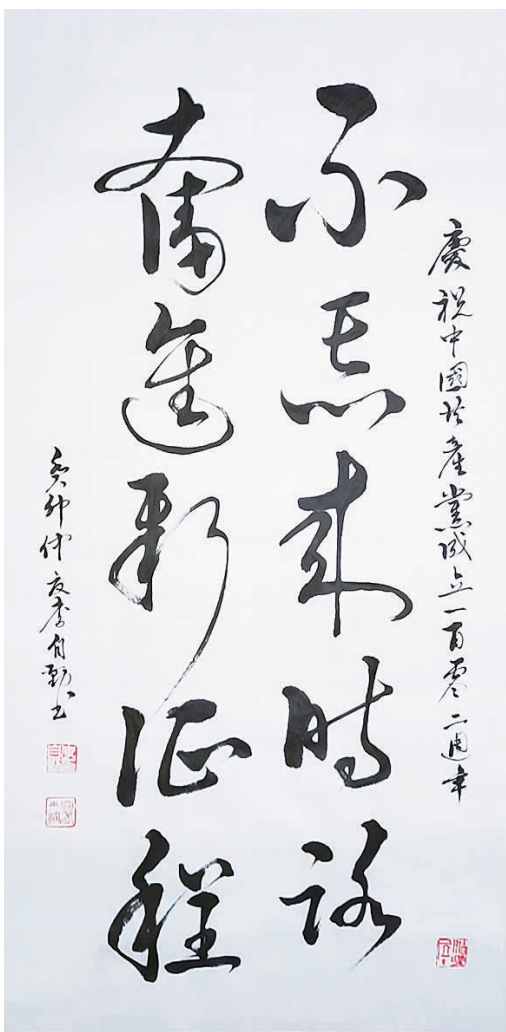
作者文中谈到的盲艺人唱新闻,其实在四川地区也有,我们称之为打道筒。近年来随着旅游的发展,一些艺人在名胜区现场表演,算是得以延续艺术生命。而其他的行当就不一定有如此好的命运了。譬如分解木料的解匠即锯木工,早就被电锯取代了;箍桶匠,由于木桶被塑料桶取代,他们也没有用武之地了。而银匠、花匠和画匠,由于还有市场需求,生活照样过得有滋有味。

知名漫画家邓辉华为本书绘制的漫画插图,寥寥数笔,生动传神。作者认为,老手艺老行当正在凋零,但这些手艺行当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,它们只是需要被看见、被关注、被传承、被续写。因为它们就是国人智慧的结晶,值得被我们用心去守护。

## 凡人俗世的深情礼赞

□ 邓勤

——读王向阳《手艺》



■ 不忘来时路 奋进新征程  
——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二周年

李自勤